

诗与歌

——伊萨科夫斯基评传

吴萍 著

СТИХИ И ПЕСНИ

КРИТИКО-БИОГРАФИЯ М.В.ИСАКОВСКОГО

КАТЮША

卡秋莎

米·伊萨柯
玛·布朗
寒

1 = bA $\frac{2}{4}$

不快

6.

7.

1.

6.

1

1

7

6

7

3

0

7.

1

Рас-це-та-

正

当

梨

着

美

妙

的

歌

曲

声

的

战

士

Вы-хо-ди-

姑

娘

唱

着

美

妙

的

歌

曲

声

的

战

士

Ой, ты, пес-

啊, 这

歌

声

着

美

妙

的

歌

曲

声

的

战

士

Пусть он

驻

守

边

着

美

妙

的

歌

曲

声

的

战

士

Рас-це-та-

正

当

梨

着

美

妙

的

歌

曲

声

的

战

士

辽宁大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诗与歌——伊萨科夫斯基评传 / 吴萍著. — 沈阳:
辽宁大学出版社, 2010.3
ISBN 978-7-5610-6069-8

I. ① 诗… II. ① 吴… III. ① 伊萨科夫斯基,
M. (1900~1973) — 评传 IV. ① K835.125.6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0) 第 070605 号

责任编辑: 陈景泓
责任校对: 宋 韬

封面设计: 陈景泓
徐澄玘

辽 宁 大 学 出 版 社

地址: 沈阳市皇姑区崇山中路 66 号 邮政编码: 110036
联系电话: 024-86864613 网址: <http://www.lnupshop.com>
电子邮件: lnupress@vip.163.com
沈阳新华印刷厂印制 辽宁大学出版社发行

幅面尺寸: 145mm × 215mm

印张: 12

字数: 300 千字

2010年3月第1版

2010年3月第1次印刷

书号: ISBN 978-7-5610-6069-8

定价: 25.00 元

读《诗与歌》有感

(代序)

高 莽

北京师范大学吴萍老师送来厚厚的一叠稿子，写的是关于前苏联诗人伊萨科夫斯基的评传。让我作篇序。我有些犹豫，能写得出来吗？我毕竟不是诗人，也不是专门研究前苏联诗歌的人。

我开始翻阅这部书稿，吴萍掌握了那么多材料，把伊萨科夫斯基的传写得那么细、那么全面，而且那么生动和吸引人。通读之后，我觉得自己长了不少知识，学到好多学问。

吴萍与伊萨科夫斯基虽然出生于两个不同的国家，不同的年代，但他们是有缘分的。吴萍在中学就学俄文，喜欢俄文，唱俄文歌成了她的爱好。从小学唱到中学，从中学唱到大学，直到进入北京师范大学，担任俄语老师还时常在各种庆祝会上演唱。她尤其喜欢唱《卡秋莎》、《红莓花儿开》。她在音乐方面有很高的天赋，还一度跟专家悉心学过美声唱法。如果不教俄文，她也许会成为歌唱家的。

她喜欢俄文歌曲，喜欢歌曲的优美旋律，也喜欢歌词中动人的故事。但她一直没有注意歌词的作者。当她知道了作者的姓名时，便开始研究他的诗作。经过多年

的努力，于是写成了这本专著。

这本评传对伊萨科夫斯基作了全面的介绍，从他的出生到逝世，从他患眼疾到写作的艰巨，特别是对他的创作，对他的诗歌风格，对他成长的环境，甚至对他的师友都作了专门的分析与叙述，我在这里就没有必要赘述了。我想谈三件有关伊萨科夫斯基的事。

一是伊萨科夫斯基没能实现的愿望。

1955年，我随戈宝权先生在莫斯科应邀到诗人苏尔科夫家中做客，在舒适的客厅里我们见到了陪客伊萨科夫斯基。他们住在同一座大楼里。那天，我们还见到了伊萨科夫斯基的音乐搭档、作曲家布朗介尔。伊萨科夫斯基身材高大，戴着一副高度近视眼镜，行动缓慢，说话声音不高，底气很足，非常客气，听人讲话时全神贯注，唯恐有所遗漏。大家很自然地谈论起中苏诗歌和音乐的交流。当我们讲到《卡秋莎》在中国广泛流传的情况时，伊萨科夫斯基很激动，他说：“若能听到中国人演唱此歌，该多好啊！”他的声音有些战栗，眼眶里似乎涌出了泪水。他陷入久久的深思。可惜，他的愿望未能变成现实。

二是在伊萨科夫斯基墓前的一次碰撞。

20世纪80年代，我在莫斯科新圣母公墓里看到了为伊萨科夫斯基新建的墓碑，暗红的碑座上，托着伊萨科夫斯基的半身像。我想把他拍照下来留作纪念。这时，突然听到一个二十多岁穿着特别摩登时装的青年人甩过一句话：“拍他干什么……他已经快被我们忘却了……”

他的口气带着鄙弃。他的话使我一怔，感到心酸。这位诗人怎么会被俄国人忘却呢？

不，不应当被忘却。我虽然不是俄国人，但我不希望他被俄国人忘却。他曾以自己的诗歌为祖国的富强、为正义战争的胜利、为青年们的幸福生活做出过力所能及的贡献。他的歌几乎唱遍了全世界，广大的中国人也喜欢他的歌，这足以使他名垂青史。

我很想把自己心里的话讲给那个过路青年：如果他的子女将来在祖国听不到伊萨科夫斯基的诗歌时，不妨到中国来转转。他在中国会听到伊萨科夫斯基的歌、伊萨科夫斯基的诗。

我左顾右盼，那个过路青年已经消逝了。

现在我还愿意增加一句，我国有位大学教师在伊萨科夫斯基 110 周年诞辰时写了一本专著，评论伊萨科夫斯基的诗与歌。如果在俄罗斯找不到这类书，不妨看看中国人的专著。

三是我国的诗人和诗歌译者，为建立伊萨科夫斯基纪念碑做出过贡献。

1999 年初夏，我访问了伊萨科夫斯基的故乡——斯摩棱斯克，和当地的文艺工作者举行过会见。当我谈及伊萨科夫斯基的诗有很多译成了中文，出版了很多他的作品，他的歌到处传唱时，他们大为惊讶。回国后，我将伊萨科夫斯基的一些译本寄给了他们。

伊萨科夫斯基百年诞辰前夕，当地政府准备为他建立一座纪念碑。那时前苏联解体不久，经济滑坡，财力

匮乏，他们希望中国朋友给予一些资助。回国后，我和我国的几位俄文诗歌翻译家和音乐工作者谈及此事，蓝曼、邵燕祥、薛范、张廷华、孟广钧、聂介等人都很高兴地踊跃捐献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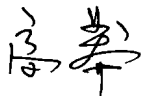
1999年12月29日，我收到斯摩棱斯克州文化局长奥·契尔诺娃的一封信。她代表她们州的领导们，感谢中国朋友“对发展两国文化联系、宣传俄罗斯经典作品所做的巨大贡献。”俄罗斯作家协会主席米·加尼切夫则向每位捐助者发来荣誉证书，“以表彰为伟大的苏联诗人、不可忘却的《卡秋莎》的作者米·伊萨科夫斯基树立纪念碑而给予的热情支持和真挚赞助”。

如今，伊萨科夫斯基雕像纪念碑已经在他上过学的学校附近建立起来。那是青年时代的诗人，风华正茂，站立在一棵树前，似乎正在苦索诗句。

中国改革开放30年以来，我国曾有不少文艺表演团体赴俄演出，节目中有时也包括演唱伊萨科夫斯基的诗歌，只可惜很想听到中国人唱他的歌的本人却不在了。但谁敢说他在天堂没有听到中国人的歌声呢！

不管俄国发生怎样的变化，俄罗斯文学史上不会忘掉伊萨科夫斯基，他是一个时代的歌手。吴萍的专著是又一个明证。

谨以此短文代序吧！



2010年春节前夕

М. Исаковский

Никто мне в детстве не дарил игрушек.

(У новогодней ёлки)

И все же, все ж, мне очень бы хотелось
Увидеть мир в родущей бытине
Я б сделал всё, что вы не успели
Все ^и думать ^и думать ^и (свои).

А ^{то} ~~сверх~~ ^{то} ~~всё~~ ^{то} ~~пусть~~ ^{то} ~~совет~~ ^{то} ~~не~~ ^{то} ~~первый~~! —

Я поймаю хвосты бы на луне.

А может, и на Марсе. И, наверно,

Прочту эту разрешенную мне
Земле, 1972.

М. Исаковский

伊萨科夫斯基最后一首诗《童年时没人送给过我玩具》的标题
及最后两节的手迹。1972年12月。



图1 伊萨科夫斯基肖像



图 2 戈洛托夫卡村小学教师 E·戈兰斯卡娅
和她的学生伊萨科夫斯基



图3 伊萨科夫斯基同母亲达里娅·戈里高里耶芙娜
(戈洛托夫卡村,1935年)



图4 伊萨科夫斯基同姐姐阿丰斯卡娅(1945年)



图5 路上相遇 从左往右:特瓦尔多夫斯基、
伊萨科夫斯基和“纪念列宁”集体农庄主席



图6 在《工人之路》编辑部的斯摩棱斯克诗人
从左往右:吉多维奇、特瓦尔多夫斯基
和伊萨科夫斯基



图7 特瓦尔多夫斯基和伊萨科夫斯基（30年代）



图8 伊萨科夫斯基和夫人伊萨科夫斯卡娅
（摄于全苏作家代表大会休会期间,1957年）



图 10 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伊萨科夫斯基和
斯摩棱斯克州苏米亚斯克区的选民



图 11 斯摩棱斯克州某村的文化之家,用 1943 年
伊萨科夫斯基获得的苏联国家奖金建造



图 12 在马尔沙克家做客（50 年代）



图 13 做客于阿·托尔斯泰家 从左往右:吉洪诺夫、希帕乔夫、托尔斯泰、特瓦尔多夫斯基、伊萨科夫斯基、苏尔科夫



图 14 诗人和作曲家扎哈罗夫一同创作新歌曲（50 年代）



图 15 1957 年 10 月意大利诗人和苏联诗人在罗马会面